

天一阁边的书店

韩浩月

找,出门左转闲走几分钟,就有个天一书局,这书店名,天生大气,建筑风格看着也沉稳,书店招牌两边,有一副刻在木板上的对联,上联是“格物致知知者不惑心明觉”,下联是“慎思笃行行者无犹意精察”。不知道这家天一书局与天一阁有无关联,就算是无关联,硬蹭天一阁这个热点,也无可厚非,必须考虑到游客们从天一阁出来,积蓄了几个小时对书的热爱之情,需要消费一下,心里才会妥帖、舒服。

天一书局建在寸土寸金的地段,但书店内部的空间却很大,大到让人觉得有点奢侈和浪费的印象,后来想想不对,有些空间就是需要通过浪费才显得奢侈的,如此想之后,就觉得从容自在起来。由于空间大,书的主角身份并没有得到明显突出,人的重要性反而被衬托出来,总觉得得找个地方坐下,才能更好地体会书店。于是我和朋友在店中一个巨大的长条桌两边坐了下来,

就是来玩的,拿着水桶和捞鱼抄网,蹲在水塘边捞水草和小鱼玩——母女并不担心弄脏了裙角,父亲也没有拿着相机或手机拍下这美丽的一景。过去的我,更多地把这些当成审美的对象,而现在,他们就是我这个下午的一部分,跟我这一刻的呼吸、感官、思考融为一体,并最终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回来的路上,发现多年前常去的一些小店铺竟然还在,店主也没换,虽然老了一些,但精神都还很

好。而那些饱满美丽的果蔬,那些普普通通的米面粮油,那些零零碎碎的日常小物件,依然能带给我安全、安定与安心。我买了一些速冻汤圆,有芝麻馅和豆沙馅两种,想象着入口的甜糯——这就是今天的晚饭了。

我点了一杯咖啡,他点了一碗汤圆,两人看着人造小溪流里的金鱼,愉快地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可能是待得太舒服了,走的时候居然忘记了“每到书店必买一本书”的自我要求,这个遗憾,留待下次再去天一书局弥补上。

离天一书局不远,还有一家枫林晚书店,这家书店1997年创办于杭州,2006年在宁波开了这家分店,宁波枫林晚也属“天一阁文化圈”之内的标志性书店,位于一条古街的街头位置,从外立面来看,古香古色的青灰色墙砖上面,黄铜色的枫林晚书店招牌,甚是引人瞩目,三个字不大,但偏偏是这越小的店名,越透露出某种低调与内涵出来。

宁波枫林晚的独立书店气质更浓郁些,有高大的书墙,有方便翻阅的书摊,有看上去扎实且赏心悦目的书架。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整条古街没几个游客,恐怕一半以上的游客都集中到了书店里。店里只有一位收

五十多年前,我们全家尚在苏北的东台农村,那里许多方言土语蛮有趣的。小板凳叫“爬爬凳”,拖鞋叫“搭塞子”,夸女孩子漂亮叫“痛”,骂人胡说八道叫“嚼糟包”。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念念这些土话,还有一种亲切感。还有,短裤叫“裤子”。老早一直以为裤子就是现代人的土话,后来翻过几本书,才知道裤子原是几千年前的古语。《史记》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褌,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这个“犊鼻褌”,就是像牛鼻子的短裤,也就是现在的三角裤。《世说新语》记阮咸:“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

银的店员在,看着挺忙碌的样子。在书店的好处是,没人会主动过来问你需要什么——是的,一个人需要一本书,是挺私密的事儿,要是被当面问起来,的确有些尴尬。

这次在枫林晚,我买了本美国教授倪健所著《有诗自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书装帧精美,但一眼看去就会觉得这是本小众书,买了它是有点好奇,外国人究竟是怎么看待唐诗的,他们是如何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中发现一个宏大文学世界的。回京飞机途中翻阅,发现作者写得非常认真,这应是一篇长篇论文,单是注释,就占了七八十页。

去宁波,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只够逛天一阁以及旁边的书店,就已经算不虚此行了,如果再多一点时间,在花香四溢的月湖边上散散步,则堪称完美。结束本文时,想到我和朋友在天一阁时探讨的一个问题,“范钦那么热爱藏书的动力来源自哪里?”各种高大上的说法讲完之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很简单,就俩字:有瘾。古往今来爱书人与藏书人,若不是有瘾,谁会把这癖好持续一生且难以割舍啊。

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两条裤子,都在名著里,都与名人有关,入了文章的大雅之堂。这两个故事我都喜欢,可见古人的放诞和调皮。夏天在家,我就是只穿一条短裤。我家阳台前面是小区的大路,人来人往,早上我在阳台上看看风景吹吹风,若人家看到,怪我粗俗不雅,我也不在乎的,怎么不雅,我穿的可是裤子,古雅得很呢。也不是我敢学古人的放诞调皮,暑天酷热,赤膊多快活,况且是在自家屋中。若人家一定要怪我俗,我也只好答之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踩上去烫得慌。晌午,母亲头顶着烈日,拉着筲子在麦粒上面走一遭,就把它翻了个个儿。秋天收割玉米、高粱等作物时同样少不了竹筲子,高粱、豆子里掺杂的较大秸秆,没有筲子是解决不了的。竹筲子的用处还有很多,家家户户不可或缺,不仅农忙时用的多,平时也离不了。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筲子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没准哪天它就成了人们的乡愁。

星期文库

闲话农器之七

先祛魅 再锻造

任人

2025年看起来是要成为人工智能年了!开年伊始,DeepSeek的横空出世便引发行业震动;春节期间,机器人方阵在央视春晚的惊艳亮相更将AI热潮推向新高度。教育领域,全国高校纷纷增设人工智能专业;消费市场,从智能手机到智能家居,各类数码产品竞相搭载AI助手功能;甚至儿童玩具行业也掀起AI技术应用研发热潮……在这场席卷全社会的智能化浪潮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争议与质疑的声音。

日前,一家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伦敦的人工智能开发公司倒闭了。这家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创始人宣称让人工智能为没有知识积累和技能训练的普通人编写程序,但实际上这款名为“Natasha”的数字助理并不能胜任工作,仅仅是个用于营销的噱头。这家公司如何伪装才能近十年都不露出破绽?答案是,雇佣真实的程序员冒充人工智能完成开发。

还记得ATM机刚刚出现时,网络上广泛流传的调侃吗?“每一台ATM机里都藏着一个

银行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地替你数钞票。”ATM机里当然没有银行职员,但名不副实的人工智能平台竟然藏了许多真实工作的人。伴随着这家公司的真相被揭破,互联网迎来了新的流行段子:“全是人工,没有智能。”

对于一家只注重盈利的公司,“人工”和“智能”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分,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和“智能”哪个更便宜、能够让利益最大化,就用哪个。“没有智能”的段子虽然好笑,但也确实说明,工有人工的优势,智能有智能的强项。“人工智能”没有过去人们想象中那样刻板、机械、缺乏创造力,也没有现在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渊博、智慧、无所不能,可以立刻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在这个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的时代,与其追逐“无所不能”的智能幻影,不如清醒辨识“智能”与“人工”的边界。

真正的未来,属于那些在人工智能“力所不及”的领域持续深耕,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锻造出不可替代价值的人们。

诗画寻楼

孤禽诗意

吕献峰 绘画

唐云来 题诗

一轮清露月,
星暗碧云空。
洲上孤禽立,
微微沐晚风。



偌大的操场,就我一个人,瞬间有种摇身成“富翁”的感觉——我,“拥有”一个人的操场!我跑,我跳,我旋转,甚至我唱歌,没人笑我是幼稚还是成精作怪。跑了4圈,跑得神采飞扬。

突然间,就想起了往事里类似的情形。我还有过一个人“拥有”一座塬的经历。大学时学校后面是南塬,周末带上书、水、面包,漫步走上塬。找个地势开阔又有树荫处,坐下,一待就是多半天,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啊,一个人“拥有”一座山中院!清风是友,飞

一个人的幸福

张亚凌

鸟是伴,安静却不寂寞。我还有过一个人“拥有”一所学校的经历。那时在乡下中学任教。周末,同事与孩子们都回家了,我独自在宿舍办合一的房子里看书,写作。寒暑假时,整个学校就剩我一个人,依然是看书,写作。下雨或下雪的日子,喜欢将椅子搬至屋外的房檐下,安静又欢快。或许,我真是一个贪婪又自私的人,才迷恋于一个人的拥有。又或许,我是个自卑又保守的人,怯于人多,更愿意缩进一个人的世界里。不管怎样说,一个人的幸福,也很饱满。

与时光和解

巫小书

十多年前,我常去家附近一个清幽的小公园,记下了不少文字。后来因故很少再去。最近偶然重游,恰逢赏花时节,游人颇多,往昔令我沉醉的那份幽静已所剩无几。然而我并未感到失落,随着岁月增长,渐渐懂得无论是绽放的花朵还是熙攘的人群,都可以成为眼中的风景,甚至更进一步,融入自己的生活轨迹。比如那边的一家四口,父亲衣着普通,但母女三人都穿着红艳艳的汉服,虽然略显夸张,但的确都很漂亮。而且她们神情自若,举止自然,就像穿着休闲服般舒适自在,丝毫不让人觉得“装”或“作”。遇见她们的人,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

我以为为她们这样盛装,主要任务应当是拍照,但她们

竹筲子

石绍辉

竹筲子是乡下常用的农具。我小时候用过的竹筲子是从供销社买来的,因为北方没有竹子,做不了。筲子刚拿回家时,竹篾的弯处还有火烤的痕迹。时间长了,用得久了,尽管筲齿磨短了、变秃了,但我们仍然舍不得丢掉它,就把秃得最厉害的那根筲齿取下来,换个新的。霜降过后天气转凉,黄叶飘舞的景象映入农人们的眼帘,大家感叹秋去冬又来

之余,考虑更多的是什么时候把落下来的树叶搂回家去。一夜大风过后,天还没亮,就会听见左邻右舍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当然,起得最早的还得是母亲和我们。我穿上大棉袄,戴上棉帽子,母亲和妹妹系上条旧围巾,我们扛着竹筲子,背起大筐,直奔河边、林地、路边及田里沟沟渠渠有树木的地方。

搂树叶,母亲是行家里手,因为这活儿,母亲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她先找树叶聚集最多的地方,用手一把一把地把树叶掐到筐里,然后后在沟里顺着沟坡用筲子从上到下左一搂右一搂,把沟